

现代科学批判: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差异

雷德鹏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从三个问题分别探讨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批判之间的差异。首先,关于现代科学本质的问题,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理念化”,但它不是真正科学的本质;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的本质是“数学因素”,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其次,关于现代科学遗忘症的问题,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遗忘了“世界”;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遗忘了“存在”。最后,关于现代科学危机的问题,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危机的实质是哲学危机,应回返理性,重建科学;而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危机的实质是始终被那不能计算的“存在”的阴影所笼罩,任何依靠人的智慧重建现代科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关键词: 胡塞尔;海德格尔;现代科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3 - 0070 - 04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胡塞尔从超越论的现象学出发,认为现代科学本身还不够科学,仅仅是一种臆测或假说,因而应进行重建。而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现象学出发,认为现代科学是造成现代人类自身生存危机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其本质已经得到完满的实现,任何依靠人的智慧重建它的企图都为枉然。本文试图根据他们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对现代科学所做出的批判,来具体地论述这个观点。

一 现代科学的本质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科学是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伽利略是它的奠基人。伽利略以前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前科学”,海德格尔称之为“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但是,胡塞尔认为,“前科学”不是科学,它只停留于日常意识;而海德格尔认为,“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也是科学,不过是与现代科学不同的“另一种形态”的科学。胡塞尔认为,将现代科学与“前科学”区别开来的是“理念化”,现代科学是理念化的科学,但这不是真正科学的本质,因为真正科学的本质是理性;而海德格尔认为,将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区别开来的是现代科学对科学中的“数学因素”的特殊态度和处理方式,现代科学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现代科学所体现的正是它自身的本质,并且已经得到完满的实现。

1. 作为理念化的科学与作为数学的科学

胡塞尔认为,“理念化”是现代科学的根本特征。所谓理念化,就是将几何学引入各门实证科学,使之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古代人在柏拉图的理念论指导下已经将经验的数量,经验的空间图形都理念化了,形成了“纯几何学”。到了近代,伽利略将几何学引入物理学,从而建立起一种理念化的物理学,纯数学因素被确立为现代科学合理性的标志:“无论如何,自然科学作为由归纳方法得出数学的东西的、由纯数学指导的科学,本身已经具有最高度的合理性了。”^[1]胡塞尔说,“理念化”当然是歪曲了科学的真正本质,它使得科学仅仅是一种臆测或假说。^[2]

与胡塞尔批判现代科学的建构方式的数学化不同,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立场批判说,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是指现代科学的一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以及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的东西来对待物,它已浸透、固化到现代科学思维的骨子里了,成为了现代科学的本质性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因素”。^[3]例如现代物理学,海德格尔说:“现代物理学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因为,在一种优先的意义上,它应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数学。但是,它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数学地运行,只是因为,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数学的。”^[4]这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的本质是指一种对物的筹划方式。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方式包括:

【收稿日期】 2003 - 12 - 26

【作者简介】 雷德鹏(1963 -),男,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一、跳越了物的对物的物性的筹划;二、在这种筹划中作出关于物的假定,筹划是公理性的;三、对物的本质的先行掌握,勾绘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结构的基本轮廓;四、这一基本轮廓同时提供了一个尺度,以界定一个在未来将包涵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所有物的领域;五、筹划规定对物的经验和物的显现方式;六、筹划使得一种作为对物的本质规定方式的普遍同一的尺度也即一种数字式测量成为可能,数字于是成为一种本质的规定手段。^[5]现代科学对物进行筹划的性质,从生存论的观点看,无疑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2. 作为方法的科学与作为技术的科学

胡塞尔认为,自伽利略以来,“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充其量是一位在方法方面最有创造性的技术家”,而科学本身则“变成了技术的科学”。^[6]胡塞尔强调,这里的“技术”并非仅指仪器、设备等工具和手段,而更主要的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他指出,伽利略在创立物理学时最重视方法的创新。“伽利略认为:不论在哪里构造成这样一种方法学,我们在那里就因此也克服了主观把握上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对于经验直观的世界毕竟是本质的。因为依据这种方法我们获得了一种同一的非相对的真理,凡是能够理解和运用这种方法的人都能相信这个真理。”^[7]这样,伽利略的观点便将自然科学家的兴趣集中到获取数学公式的那些技术方法上,并且主要集中到与数学结合了的测量技术上,而这种测量技术“并不仅是作为用于完成某件事情的完成了的方法的技术,而同时是一种通过创造越来越新的技术手段(如仪器)而不断改善其方法的方法。”^[8]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本质上是技术的。他说:“我们开始看到,技术在何种程度上并不奠基于物理学之中,相反,倒是物理学奠基于技术的本质之中。”^[9]当然,他的“技术”概念,也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物的因素,而是现代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这与胡塞尔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概念有本质上的差别。胡塞尔没有走出内在论,局限于理论内部谈论技术;而海德格尔走出了内在论,从人的现实存在谈论技术。人的这种生存方式,海德格尔称之为“对置性”。所谓“对置性”,就是人用科学去调节、摆置着现实之物,使现实之物自身在场、展示为受作用物,由于它,自然将自身作为一个时空性的、以某种方式可预测的运动联系展示给人的表象,即现实之物被显现于我们。因此,海德格尔说,科学是一门根据对置之物和在对置之物中对现实之物进行确定的理论。“一旦这种对置性被放弃,那么科学的本质也就遭到了摒弃。”^[10]

另外,海德格尔还从历史上考察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的内在关系。他说,从历史上看,技术的本质作用,首先是表现在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出现中。虽然从历史学上来计算,数学自然科学先于现代技术近两个世纪就出现了,但从历史上考虑,这并不是真实的。因为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这本身就是技术的方式。“如果说人通过研究和观察把自然当作他的表象的一个领域来加以追踪,那么,他已经为一种解蔽方式所占用,这种解蔽方式促逼着人,要求人把自然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攻,直到连对象也消失于持存物的无对象性

中。”^[11]可见,科学对人的生存方式还颇具攻击性。

3. 对现代科学的外在目的性的两种解释

亚里士多德曾讲求知是人的本性,科学以自身为目的,而技术以实用为目的。但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指出,由于现代科学的本质是由技术决定的,科学的内在目的性早已经被改变了,现代科学根本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只是服务于实现人类其他目的的手段。但是,对现代科学的这种外在目的性,他们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外在目的性表明科学自身为实现某种理念的东西服务,只是人的证明自己构造的理念的一种认识形式和方式。他说:“通过极其艰苦的劳动在这些理念方面所达到的全部成就,则只具有单纯是为达到目的之途径的性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2]所以,科学本身仅具有认识的手段或途径的意义。而科学被外在目的性的直接后果是科学本身成为“科学游戏”。“人们运用字母,连字符号和关系符号(+, ×, =等等),按照它们进行组合的游戏规则进行运算,其实,从本质上说,这与纸牌游戏没有什么不同。”^[13]胡塞尔用“科学游戏”来描述现代科学,显然表示了他对现代科学亵渎科学神圣性的不满。

海德格尔用“企业特点”来表述现代科学的外在目的性特征。他说,通常的“企业特点”是“一味忙碌”,所谓现代科学的“企业特点”除了表达现代科学也“一味忙碌”之外,还更突出地表达在现代科学的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被它的结果所包围,这种对自己的结果的必然适应作为不断进步的方法的道路和手段,乃是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的本质。^[14]此外,现代科学的“企业特点”还包括:研究院或研究所的涌现;专业领域的分工与联合;对研究结果的检验与传达;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所取代;研究者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等。海德格尔说,只有到了这种企业活动阶段,现代科学才开始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本质。这就是说,现代科学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性质已经暴露无遗了。

二 现代科学的遗忘症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科学都遗忘了某种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之为现代科学的“遗忘症”。胡塞尔说现代科学遗忘了“世界”;而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遗忘了“存在”。胡塞尔用“科学世界”理论来批判现代科学的遗忘症;而海德格尔用“世界图像”理论来批判现代科学的遗忘症。

1. 胡塞尔:“科学世界”对“世界”的遗忘

胡塞尔对“科学世界”理论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他在20世纪初写的著作。在《逻辑研究》第一卷(1900)中,他已经初步产生了区分两个世界的思想。他说,通常上人们所说的“我们共同的世界”,其实不是同一个世界,而是两个世界,即,一个是普通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是一种粗略的规则之间的联系,充满了千万个偶然;另一个世界是科学家的世界,它是受绝对严格的规律性统治的自然,其实是在历代科学家们的精神中形成的一个具有严格规律性的经验统一的客观观念,但科学家却声称它是惟一客观真实的世界。^[15]直到30年后,胡塞尔才系统地阐释他的“两个世界”

的思想。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展开,仅着重强调两点:

第一,根据胡塞尔的观点,所谓“科学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由无数代科学家为追求一种普遍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系统化的理论”。他说:“科学的世界,科学家的存有境域,有着这样的特征:个人的工作汇入无限成长的整体工作中,通过科学家的代代相继地加砖添瓦,科学的大厦不断增高。……这也就是说,在归根到底大家都赞同的最高理想目的支配下,去建立一种无条件的真的存有(一种通过永远不断的努力去实现的理念)。”^[16]

第二,科学世界本身是属于生活世界的,是在生活世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自然)的理念,可是,却被科学家用来暗中取代了生活世界,使世界本身陷入被遗忘的状态。胡塞尔说:“从伽利略起,立即就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17]“在伽利略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数学的——物理学的自然是客观的——真实的自然;这种客观的——真实的自然应该是在纯粹主观显现中显示出来的那个自然。因此很清楚,精密自然科学的自然并不是现实地体验到的自然,生活世界的自然,……它是由理念化而产生的理念,被假定取代了现实直观的自然的理念。”^[18]因此,“科学世界”不过是自然科学家为生活世界的自然制作的一件非常合适的“理念外衣”,或“符号的外衣”,“符号——数学理论的外衣”,被用来装饰、掩盖“生活世界”。“理念的外衣使我们将只不过是方法的东西认作是真正的存在”。^[19]总之,“实证科学是陷入世界被遗忘状态中的科学”。^[20]

2.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对“存在”的遗忘

所谓“世界图像”,海德格尔说,它不单是指关于世界(或存在者整体)的一幅图画或通常意义上的“世界图景”,而是指世界本身。“我们用世界图像一词意指世界本身,即存在者整体,恰如它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和约束性的那样。图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摹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这个习语中可以听出的东西。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21]所以,世界图像乃是指世界的在手状况。这又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海德格尔说:“伽利略式的自然开始变得可计算、可统治了,这就是新的理论。”而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关于存在的论题“现实的东西就是可以计量的东西”的含义,海德格尔的理解就是:“它陈述了不仅属于自然科学,而且属于现代科学之本质的东西。”^[22]它阐明了:“存在之意义因而就是可计量性,其目标倒不全在于,确定那个‘多少’,而最终只是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23]所以,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乃是世界被人带出、被人表象(摆置)、被人掌握的一种根本方式。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图像”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他说:“‘图像’(Bild)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他能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24]人以此为荣耀,以为获得了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可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科学的表象永远无法改变自然的本质,因为自然的对置性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

种自然表明自己的方式。”^[25]也就是说,自然这种在场者尽管能够以科学的表象的方式显现,但却永远不必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显现。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进一步指出,世界图像以一种方式带出世界但未能带出存在本身,即现代科学已经把世界(存在者整体)的基础——存在本身——给遗忘了。“存在的隐蔽本质,即拒绝,首先揭示自身为绝对不存在者,也即无(Nichts)。……无从来不是一无所有,它同样也不是某个对象意义上的某物;无是存在本身。”^[26]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存在本身这个隐匿着的不可计算的“庞然大物”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像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27]因此,现代科学是陷入存在被遗忘状态中的科学。

三 科学危机的实质及出路

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的批判取向于分析现代科学的基础的非理性,试图以理性哲学来重建现代科学;而海德格尔的批判则取向于分析现代科学的根基上的虚无性,批判现代科学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人类自身的危险性,但对任何依靠人的智慧重建现代科学的企图不抱希望。

1.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的实质是哲学危机,其出路是回返理性

胡塞尔认为,所谓科学危机,实质上是指哲学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28]因为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真正科学性”是哲学的东西——即理性。“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多方面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29]

要理解胡塞尔的上述观点,首先必须理解他关于科学、理性和人性的关系思想。在胡塞尔那里,理性与人性是同一个意思。他认为,欧洲人的人性是古希腊哲学为之奠立的。古希腊人的人的本质的东西是“依据于哲学的”存在方式,即依哲学的准则来生活。但是这种人性在中世纪被压抑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性在自身中完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即恢复了古希腊人的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恢复了理性在哲学中的首要地位。这就是由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正是现代科学得以独立和成长的前提和基础。

胡塞尔指出,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由笛卡尔开创的体系哲学包含着一些严重的缺陷:首先,它过度提高了普遍性的意义;其次,它追求一种统一的体系而自己本身却并不统一;再次,它提出的理想与方法仅适于自然科学却并不适于它自身;又次,它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二元论的困难;最后,它完全窒息了人性。由于上述种种缺陷,这种哲学一直受到一些深邃的哲学家如休谟、康德等等的怀疑和批判。进入19世纪后,由于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信心和热情,尤其是实证主义思潮将“理性”等形而上学问题统统丢掉,等于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理性主义哲学终于出现深刻的危机,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近代以来的

作为自然科学合理性的基础,被动摇了。

胡塞尔认为,科学的危机表现在科学丧失其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他认为,在人类生存危机时刻,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30]

所以,根据胡塞尔的观点,科学危机影射着哲学危机,而哲学危机又影射着人的危机。而人的危机的全部意义又在于人的理性的至尊地位被丧失殆尽。人的理性是由理性主义哲学奠基的,因此,重建理性主义的哲学,是解决全部危机的关键和希望。胡塞尔一生的哲学工作,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胜过已不适合的旧理性主义,却又维护它最内在的目的”的“超级理性主义”。^[31]

2. 海德格尔:现代科学危机的实质是存在本身逃逸科学,其出路是求助于上帝

海德格尔十分肯定地说:“如今人们谈及科学的‘基础危机’。它当然不仅涉及个别科学的基本概念。它决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科学本身在今天的步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所以,科学中的不安要远远超出科学基本概念之不可靠性的范围。人们在科学中感到不安,但却在经过对科学的多种阐释后仍然不知道,这种不安从何处而来,对何物而发。”^[32]海德格尔则认为,科学中的不安来自那个始终被忽视的完全主宰着科学本质的不可接近的不可回避之物。^[33]这个不可接近的不可回避之物,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隐匿着的不可计算的“庞然大物”,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它“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不是经常说,自然科学是最精确的思想嘛,还有什么隐蔽之物呢?海德格尔说,问题就出在所谓精确的思想的“精确性”上。“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34]换言之,不是精确的东西,根本就进不了它的对象区域。“一切计算都是让可计数的东西在已被计数的东西中出现,以便用于下一次计数。计算不让不同于可计数的东西出现。然而,这种计算性思维不能猜想的是:“计算的一切可计算的东西在总是由计算所算出的总数和新产品之前已经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统一性归属于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及其阴沉状态是计算机关所不能掌握的。”可是,现代科学却“仅仅系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惟一地为此而效力。”^[35]所以,存在本身这个主宰着现代科学本质的东西,始终不能进入现代科学的视野。

海德格尔说,现代科学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情,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自身不是以自身为目的,它被一种“强力意志”推动着。“现代科学既不效力于一个唯它独具的目的,亦并不寻求一个‘自在的真理’。作为一种对存在者的计算性的对象化之方式,现代科学乃是一个由意志的意志本身

所设定的条件,而求意志的意志通过这个条件才保证了它的本质的统治地位。”^[36]

可是,这个“求意志的意志”或“强力意志”,自以为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为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沾沾自喜,制造了“一种最后的感人的假象”。他说,“人走到了悬崖的最边缘,也即走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人本身只还被看作持存物。但正是受到如此威胁的人膨胀开来,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由此,便有一种印象蔓延开来,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制作品。这种印象导致一种最后的感人的假象。以此假象看,仿佛人所到之处,所照面的只还是自身而已。……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37]人的本质,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或“无”本身所暗示的东西。

在现代科学危机的出路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他先求助于“沉思”,说沉思这种“本质性的思想关注着不可计算的东西的缓慢迹象,并且在不可计算的东西中认识到不可回避的东西的无法忆及的到达。”^[38]但后来,他又几乎绝望地说,“即使人们特别有幸地在某一次达到了沉思的最高阶段,这种沉思也只能满足于为我们今天的人种所需要的鼓励(Zuspruch)提供准备。”^[39]显然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再后来,面对现代技术铺天盖地的“座架”,他干脆宣布,哲学拯救不了我们,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40]

【参 考 文 献】

- [1][6][7][8][12][13][17][18][19][28][29][30]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7、73、41、55、63、61、65、265、67、13、23、16.
- [2][15]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一卷)[M]. 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3、223、178 - 179.
- [3][4][5][10][11][14][21][22][24][25][26][27][32][33][34][37][39][40]海德格尔选集(下)[C]. 孙周兴选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856、888、870 - 871、967、937、893、898、967、904、971、923、905、975、975、889、945、978、1306.
- [9][23]引自F·费迪耶等辑录.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 丁耘译. 哲学译丛. 2001(3): 55.
- [16]胡塞尔选集(下)[C]. 倪梁康选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7. 1085.
- [20]胡塞尔. 笛卡尔式的沉思[M]. 张廷国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215.
- [31]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M]. 王炳文/张金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32.
- [35][36][38]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60、354、363.

(责任编辑 魏屹东)